

HUNAN SHIFAN DAXUE
CIFU YANJIU
LUNWENJI

李生龙 主编

初心不忘 薪火相传

湖南师范大学辞赋研究论文集



然“赋”也音，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
宋玉《风》《钓》，爰锡名号，
“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观。”

岳麓书社

初心不忘 薪火相传

湖南师范大学辞赋研究论文集

李生龙 主编

岳麓書社 ·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心不忘 薪火相传:湖南师范大学辞赋研究论文集/李生龙
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9.4

ISBN 978-7-5538-0886-4

I. ①初... II. ①李... III. ①赋—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I207.2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0247号

CHUXIN BUWANG XINHUO XIANGCHUAN

HUNAN SHIFAN DAXUE CIFU YANJIU LUNWENJI

初心不忘 薪火相传:湖南师范大学辞赋研究论文集

主 编:李生龙

责任编辑:管巧灵 王文西 邱建明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风格八号·李文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4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356千字

印数:1—1500

ISBN 978-7-5538-0886-4

定价:65.00元

承印: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上 编

贾谊在长沙的创作与遗迹	周寅宾(3)
论唐赋的新发展	马积高(12)
关于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问题	谭承耕(18)
《九歌》没有托之以讽谏的用意吗	
——论屈原爱情诗与游国恩的有关楚辞研究	曹大中(26)
论赋的源流及其影响	马积高(40)
论魏晋赋学	曹大中(58)
论八股文赋之说不能成立	叶幼明(69)
南北朝赋学观述评	曹大中(78)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马积高(87)
元明清辞赋的历史地位	叶幼明(100)
左思《三都赋》新探	杨合林(120)
历史上屈原诠释之视角解读	李生龙(132)
陆机《文赋》“浏亮”兼具声色二义说	
——兼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听声类形”的通感批评	陈松青(150)
论学堂赋创作与中国古代教育	易永姣(164)
梅花赋创作流变论	王靖之(181)
传统骈文对辽金道教文章创作的多元渗透和影响	蒋振华(197)
辞赋对话模式的生成与展开	杨合林(209)

论韩愈的辞赋	周 悦(222)
从庾信骈赋看诗赋合流到赋文趋同的文体演变史意义	周 悦(231)
七言《琴思楚歌》不应视为东汉王逸作	陈松青(244)
论吴敬梓《移家赋》的特点及其对《儒林外史》的 影响	胡海义(251)
清代骈文对辞赋的扩容	吕双伟(261)
清前期辞赋概述	李 华(278)
论赋体概念的融合及其经典化	徐昌盛(297)
中国古代辞赋与小说之关系论略	钟锡南(309)

下 编

《历代辞赋总汇》前言	马积高(325)
体物开佳境 新编集大成 ——《历代辞赋总汇》出版推介	许 结(341)
《历代辞赋总汇》之编纂、特色、价值与有待完善 之处	李生龙(347)
《历代辞赋总汇》收唐前巴蜀辞赋补遗与辨正	陈伦敦(359)
《历代辞赋总汇》“明代卷”阙误考述	牛海蓉 王雅琪(364)
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的文献价值	踪 凡(379)
《历代辞赋总汇》编纂指瑕	侯立兵(392)

上 编

贾谊在长沙的创作与遗迹

周寅宾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曾谪居长沙三年。历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到了长沙，都会想起贾谊。西汉初年的司马迁，便在《史记》中谈到他“适长沙”时，曾以“爽然自失”的心情诵读过贾谊的辞赋。唐代的杜甫，在《发潭州》诗中，也曾讴歌过“贾傅才未有”。清代杜诗注释者还说：“公（杜甫）至湖南，每怀贾谊。”^①唐代的柳宗元在湖南时也以贾谊自比，他在写给刘禹锡的诗歌中说：“更似谪长沙。”宋明两代，人们干脆用长沙这个地名来代指贾谊，如明末张溥编的贾谊集就名叫《贾长沙集》。由此可以看到，贾谊谪迁长沙这一段生涯，在他生平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贾谊在长沙的创作与遗迹。

汉文帝三年（前177），二十四岁的贾谊离开西汉都城长安来到长沙，他的职务是“长沙王太傅”，即当长沙王的老师。

这里先要简略地说明一下当时长沙王的情况。唐代张渭在《长沙风土碑》一文中介绍长沙的古代历史时，曾说过这么两句话：“昔熊绎始在此地，番（读鄱）君因之而后定王国焉。”熊绎，

^① 《杜少陵集详注》卷二十二。

是周代楚国的始祖，他在西周成王时，曾以长沙作为楚国南方的重镇。番君，是指的吴芮（音瑞）。吴芮在秦朝末年任番阳（今江西鄱阳县）县令，被人称为番君。秦末爆发农民大起义，吴芮也起兵响应。公元前二〇六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了十八个诸侯，吴芮被封为衡山王。公元前二〇二年（贾谊出生前一年），吴芮派部将梅铨协助刘邦消灭了项羽，这年吴芮因功被刘邦改封为长沙王。^① 吴芮当长沙王以后，在长沙建立了一个都城，城从西到东宽五华里，从南到北长十华里，大约相当于现今长沙市西起湘江岸边，南至南门口，东至浏阳门、小吴门，北至湘春街这一范围。长沙王王府设在城南，即现在长沙市的碧湘街。吴芮当长沙王只一年就病死了，他的子孙四代相继为长沙王。这四代长沙王的名字是：吴成、吴回、吴右、吴羌。^② 吴羌死后，没有儿子嗣位，西汉中央王朝就撤除了这个小王国。吴芮的长沙王国，始建于汉高帝五年（前202），撤除于汉文帝后七年（前157），传位五代，历时共四十五年。

贾谊来湖南以前，他在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他来长沙的原因，《汉书·贾谊传》有明确的记载：“天子（汉文帝）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绌（绌侯周勃，时任丞相）、灌（灌婴，时任太尉）、东阳侯（张相如）、冯敬（时任御史大夫）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贾谊是洛阳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这次由长安来长沙，是由于受到别人的嫉妒谗毁，又是贬官，因此他“意不自得”，心情很不舒畅。当他路过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时，想起自己的遭遇和屈原相似，因而对屈原的不幸身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到长沙后，他面对湘江，写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赋的开头作者便无比感愤地写道：“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

① 吴芮的长沙王国，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除常德、邵阳、黔阳、湘西、零陵、郴州等地区以外的地方。

② 贾谊是当哪一代长沙王的太傅，不可考。有的学者说是吴羌，但无确凿证据。

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恭敬地奉皇帝的诏命，在长沙等待处罚。传闻屈原是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死于湘水流域，所以我至湘江托其水流敬吊屈原先生。先生遭遇的时世是无休止的混乱，于是损毁了他的身体。在这里，作者通过吊念屈原，借以陈诉了自己胸中的忧愤。赋接着说：“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鸢翱翔；阉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作者在这一段里用了一连串比喻，说明屈原所处的时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对屈原的生不逢时进行了深切的哀悼。《汉书·贾谊传》说：“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谊追伤之，因以自喻。”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吊屈原赋》的主旨。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个列传里，也正是考虑他二人有这样的共同点。但是，应该指出，屈原与贾谊所处的时代是有区别的。反对屈原的人，如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的确是一些奸佞误国的小人。但是，排斥贾谊的人，如丞相周勃、太尉灌婴，却是一些汉王朝的功臣，他们在安定刘汉王朝、推翻吕后势力的斗争中立过功勋。两者是不宜相提并论的。《吊屈原赋》在艺术形式方面继承了屈原作品的传统，在句法节奏上，两句一组，“兮”字放在单句末尾，屈原的《离骚》《九章》也是这样的形式。

贾谊当长沙王傅共三年。他是北方人，老家在河南洛阳，后来又在陕西长安做官，习惯于北方的干燥气候。他来到长沙后，感到长沙太潮湿了，担心住在这里不会长寿。正在他忧思之时，恰巧有一只鸱鸟（又名服飞，即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栖落在他的座位角上。猫头鹰本是一种益鸟，但是古代长沙人们有一种迷信观念，认为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于是贾谊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鸱鸟赋》。赋的开头写道：“单阏^①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

① 单阏，是上古人们的纪年。单阏是哪一年，古人说法不一，晋代徐广认为是指汉文帝（六年岁次丁卯，公元前175年）。

兮，鹏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贾谊在这篇赋的前半部，塑造了一个样子显得从容清闲的鹏鸟的形象。赋的后半部，作者假托与鹏鸟的对话，说明了“万物变化”的哲理。这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在此以前，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骚体诗，曾是中国文坛上的主要文学形式。到汉代，骚体诗逐渐演变为半文半诗的赋。什么叫赋？《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贾谊的《鹏鸟赋》在形式上较之骚体诗更趋向散文化，但句式整齐，宜于朗诵。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起了由骚体诗到汉赋的过渡作用。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七篇”。贾谊赋现存五篇，即朱熹《楚辞集注》中所收《吊屈原赋》《鹏鸟赋》《惜誓》三篇；《古文苑》所收《旱云赋》《筭虞赋》二篇。《古文苑》一书是北宋孙洙从佛寺经龕中发现的，书中作品为史传和《昭明文选》所不载，所以《旱云赋》和《筭虞赋》不能确定是贾谊的作品。《惜誓》虽然收集在《楚辞章句》里，但《楚辞章句》的编注者王逸说：“《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王逸对它的作者提出了“疑不能明”的疑问。所以，《惜誓》也不能确定是贾谊的作品。《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则可以确定为贾谊所作，这二篇赋又是写得很精彩的。朱熹评价说：“二赋尤精。”^①而这两篇赋又是在长沙写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贾谊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长沙进行的。

贾谊不仅是著名辞赋家，也是著名的政论家。他在长沙写的政论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汉文帝三年（前177），周勃免去丞相职务，回到所封的绛侯封地。第二年，当地有官吏诬告周勃谋反。汉文帝下诏，将周勃逮捕，关入长安监狱。周勃入狱后，害怕得不知道为自己辩护，而且受到狱吏的迫害侮辱。后来汉文帝知道这是一件假案，将周勃释放回绛侯封地。周勃出狱后，感慨地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

^① 《楚辞集注》。

之贵也。”当时贾谊在长沙听到了以上情况，他认为皇帝这样对待大臣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了一个奏章给汉文帝，建议应该有礼貌地对待大臣。这个奏章的初稿，即是后来贾谊《新书》^①中的《阶级》一文。这篇文章说，君主应该“体貌大臣”，礼遇的目的是为了“厉其节”，即为了培养臣子的节操。文章认为：“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文章又提出：“（大臣）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但不要搞“黥、劓、刖、笞、伐、弃市”等肉刑和酷刑。汉文帝接到奏章后，采纳了贾谊的意见，以后对大臣比较尊重。

贾谊关于体貌大臣的报告，表现了他这个年青有为的政治家的风度，能识大体。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功臣，但是这位元老大臣曾经反对汉文帝重用年轻的贾谊。贾谊初来长沙时，对周勃是有意见的。但是当他听到周勃受诬陷、受侮辱时，却能不计私怨，以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向汉文帝提出“体貌大臣”的建议。这种从大局出发的器量和风度，在历史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篇奏章中，贾谊却强调“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又强调“公卿、大夫”与“庶人”之间的“分明”的“等级”，这反映出他的封建士大夫的偏见。

贾谊所处的西汉时代，流通的货币是铜钱。汉文帝五年（前175），朝廷发布命令，允许私人用铜铸钱。这一年，汉文帝还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让邓通自行铸钱。正在阴谋搞封建割据的吴王刘濞，也开采铜矿山自行铸钱。当时，邓通、刘濞铸造的铜钱布满天下。贾谊是反对这种混乱而后患无穷的货币政策的。这一年，他在长沙又给汉文帝写了一个《谏铸钱疏》的奏章。这个奏章的初稿，后来成了贾谊《新书》中的《铜布》《铸钱》两篇文章；《谏铸钱疏》的正式奏章也流传下来了。这三篇文章和奏章的内容基本上相同，文字略有出入。在这三篇文章和奏章中，贾谊认为货币应由国家统一掌握，不应当让下面自行铸造铜钱。他的这种统一全

^① 贾谊论文集又名《新书》。

国货币的主张，对于汉朝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贾谊在长沙写的政论文，有鲜明的特色。首先是专题性强，每篇文章论述一个专题，每论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并且文笔犀利，善用比喻，语言富有形象性。

贾谊身死后，他的著作主要是在长沙刊行。著作共存五十八篇。虽然《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了他的书目，但是汉、隋、唐几个朝代的贾谊著作的版本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存的贾谊集的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长沙刊行的，书名《贾子》。当时的潭州（长沙）州学教授胡价，在这个版本的《后记》里说明了为什么要在长沙印刷这本书的原由。《后记》开头说：“长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显然各载史氏者，独屈原以忠愤，贾谊以迁徙，见之文词，磊落相望。今《离骚经》，潭已板行；而谊书独无传焉，诚坠典也。”在南宋人看来，屈原和贾谊，都是古代湖南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屈原作品已在长沙印行，而贾谊集子没有流传，这是书籍出版方面的缺陷。《后记》又说：“《新书》之作，乃傅长沙时所为也。然则长沙以是书行，其不宜乎。”这话说得明白。贾谊的一些重要著作，是在长沙写的，在长沙刊印他的集子，是很适宜的。现存贾谊集的第二个版本，是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长沙刻印的。这样，我国现存的两个贾谊集的宋版，都是在长沙刊印的。

明清两代，全国七次出版贾谊集，其中有四次是在湖南刻印的。清代王闿运在《屈贾文合编序》一文中曾说，贾谊集在宋版以后，“其更七刻而湖南凡四刻”。所以，贾谊著作的刊行情况，“皆于湖南掌故有关”。

贾谊在湖南的遗迹，集中在长沙。他到长沙之前，路经汨罗。汨罗有贾谊凭吊屈原的遗迹，据《湘阴县志》^①记载：“贾谊吊屈

^① 见清代道光三年《湘阴县志》卷十二。

原处，在汨罗江。或谓谊舟行之长沙，停帆湘口为赋以吊，则指汨罗北岸。或谓谊为傅三年，羁处长沙，赋鵩伤怀，故造湘流，敬吊三闾以寄慨，则指汨罗南岸。今两岸俱有土台，乡人彼此相夸，以为名胜。”汨罗江两岸都有贾谊凭吊屈原的遗迹。但因这两处遗迹记载较晚，也可能是后人根据贾谊的《吊屈原赋》附会设立的。

贾谊在长沙的遗迹，主要有贾谊故居和贾谊井。

贾谊故居位于长沙何处呢？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贾谊宅在（长沙）县南四十步。”这表明唐代还保存了贾谊故居，但故居位置不明确。清代同治六年《长沙县志》有两条记载则很具体：一条是“今德润门内有谊故居”；另一条是“在善化（长沙）境内太平街”。德润门即现今长沙市的小西门。从这两条记载可知，贾谊故居位于现今长沙市湘江大桥桥东的太平街上，与小西门相距不远。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写的《长沙过贾谊宅》，是唐诗中的一首名作：“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中唐诗人戴叔伦写的《过贾谊旧居》诗也比较动人：“楚乡卑湿叹殊方，鵩赋人非宅已荒。漫有长书忧汉室，空将哀些吊沅湘。雨余古井坐秋草，叶尽疏林见夕阳。过客不须频太息，咸阳宫殿亦凄凉。”这两首诗，除寄寓了诗人对贾谊的怀念之情外，从中还可以看出，唐朝时贾谊宅周围还很荒凉。这里只见空疏的树林、荒废的住宅、古老的水井、枯萎的秋草。清代文人也写了好些题咏贾谊故居的诗，这些诗反映出，贾谊故居周围虽然不再有疏林，但是仍然显得凄凉。如左之翰《访贾太傅宅》诗：“卑湿犹闻太息余，至今遗宅久荒芜。”“古井自涵清绝影，空墙谁写治安书。”宋俊写的《贾太傅故宅》诗：“市南卑湿地，贾谊有遗碑。”“苔阴留废井，鵩鸟噪荒祠。”张迪贞写的《贾太傅宅》诗：“故井今犹是，故宅嗟已颓。”这些诗句说明，到清代，贾谊故居已经颓败，但还留有空墙、石碑、古井。

贾谊故居中的古迹，旧传有井、坐床、手植柑树三种。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载：“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

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傍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形制甚古。流俗相承，云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到唐代，贾谊故居中的坐床与手植柑树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口上小下大像壶一样的井。大历四年（769）春天，唐代大诗人杜甫第一次到长沙，曾在《清明》诗中描写过这口井：“长怀贾傅井依然。”永贞元年（805）深秋，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长沙也看到过这口井。他在《井》诗中写道：“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中暑）死时。”北宋初年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记载：“（贾谊）宅中有井，上圆下方。”可见这口井在宋代还完好。但是到清代，井便开始荒废了。清人张应塾写的《贾公井》诗中间就有“故宅无存井半荒”之句。

贾谊故居从宋代起变为贾谊祠庙。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记载：“贾谊庙，今在长沙县，即谊宅。”这条材料表明北宋初年贾谊故居已变为贾谊庙。明朝初年，诗人杨基在长沙写了一首长诗吊念贾谊，诗的最后说：“我本欲再拜，祠宇已久倾。荒苔剥乱碣，满目皆枳荆。汨汨祠下水，犹闻太息声。”这说明，位于湘水岸边的贾谊祠，在明初早已倾坏荒芜。明代著名文学家李东阳写过一篇《重建贾太傅祠记》，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记述了贾谊祠重建经过：“太傅（贾谊）在长沙，人至今习知之。其故宅为卒伍伦所居；其井犹存焉，世所传贾傅井者也。成化元年，我长沙守钱侯，募郡人以财赎其宅地为祠，塑像其中，请著祀典。……翰林编修李东阳省墓，归自京师，拜太傅（贾谊）于祠。侯（对钱澍的尊称）请纪其事。”从这段文字可知，贾谊祠是在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由当时长沙府太守钱澍重建的。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长沙府官员李天植在贾谊祠中增祀屈原，自此以后，直到清代，贾谊祠改称屈贾祠。“故郡城之西，有屈贾祠，即贾太傅故宅也。”^①从以上贾谊遗迹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二千年来，虽然长沙城历经沧桑变化，但人们是一直没有忘却贾谊这位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

① 转引自清代赵申乔《重建刘忠毅公祠碑记》。

过杰出贡献的人物的。

[原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122—126页]

论唐赋的新发展

马积高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朝代。唐诗、唐散文乃至唐传奇小说的成就早已得到后人的肯定评价，唐赋的成就却少为人提及。有人甚至说“唐无赋”（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唐以后无赋”（清程廷祚《骚赋论》）。比较重视唐赋的成就是清人王芑孙，他在《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但是，他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现代，一些文学史家大都把他们的话忘了，或者不屑一顾。

人们之所以忽视唐赋，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赋，而把比较缺乏形象性的汉大赋作为赋的楷模。在一些人看来，晋宋赋已不如了，何况唐代？但这是近代以前守旧的人们的看法；至于近代以后，则主要是人们对它缺乏了解，只看到唐赋以律赋为多，而律赋又多为科举功令的产物，便轻易地把它否定了。其实唐赋不仅数量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现存一千余篇），即就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超过前此任何一代，并为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所不及，它是赋的发展的高峰。

唐赋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